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

十三



酉癸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卷十二

梅谿林堯叟唐翁標註

僖公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魯書伐書滅病相公也以從會盟故以上其用甲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

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

春秋非慢死其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詳之

類是也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與復之望

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

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

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

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

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

之同力者也

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宣公卒

秋七月

二年春秋侵衛文

月相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

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

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

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祀而不忘也伯

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

息帝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相晉文若此類

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聖門者默識

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相文之

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南也咸南也 咸南也 咸南也

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不序諸侯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紀邑 不序諸侯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係之伯者之辭也

但曰大夫者不係之君之辭也

齊相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

再序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

三佈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

封國之也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

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曰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

相公使公子無虧成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

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

而春秋責之木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

人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

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

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

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

之說也

如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子來朝

季姬魯女為鄆子夫人故獨防而使鄆子來朝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

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

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

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  
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君  
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  
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  
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尔  
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  
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變而厚其別也故  
斯妻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  
正戒也

鹿崩沙鹿山名

詩稱百川沸騰山冢舉崩言西周之將亡也  
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  
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

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秋伐鄭冬蔡侯用卒善侯卒子莊公甲午立

如美二月公會齊侯和宋公襄  
鄭伯文許男曹伯共盟于牡  
遂次于匡 匡嵩也公

有救師師互道侯之大入救徐

楚都于郢距徐亦近而舉兵伐徐暴橫慝陵  
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  
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愧懼越險  
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  
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  
帥師而諸侯不行見相德益衰而禦夷狄安  
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地

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公曰相公之會不至自會

至自會公曰相公之會不至自會季姬歸于郕已如晦震

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蓋伯字

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

白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

深以為巨山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冬宋人襄伐曹共楚人敗徐于婁林徐地病齊

也十有一月晉侯惠及秦伯善戰于韓獲晉侯

韓晉也善戰于韓獲晉侯

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

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

怒隣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波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

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

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

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

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

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出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

六歲退飛過宋都

隕石自宮城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

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

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

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

者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

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

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

負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

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

義明矣可不察哉

李友卒

也大夫卒而書名則

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

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

為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

弑逆在宣公有授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

情欲以異賞葬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此其

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

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下下九月公至自會  
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  
乙亥齊侯小白卒 相公卒 齊明平孝公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襄曹伯共衛人文邾  
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襄及齊師戰  
于贏齊地言於嬴三音齊師敗績狄救齊救四  
公子之徒

伐齊之悲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  
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  
君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  
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  
言凡代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  
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况師直為壯  
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相公

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為世子矣則何以  
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  
首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相公君  
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坑  
用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  
木公大義明矣

相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  
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  
道終始始付託非人極方在殞四鄰謀動其  
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  
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  
規小利於齊相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  
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  
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  
城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相公攘戎狄而封  
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相公方沒不念舊  
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  
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利也以德報  
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  
諸侯請相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社  
著中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襄執滕子嬰齊宋襄  
公圖伯

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  
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  
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耳夫以

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  
滕亦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  
十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

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  
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濫也  
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襄曹人共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  
於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重故直書用之  
言其害甚見其慘酷也秋宋人圍曹魯曰盟夏

國會盟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  
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  
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  
其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  
心也魯曰盟夏

魯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

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  
至隱如化上賦像并其情不得遜焉非特畫

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冬會陳人魯蔡人莊楚人成鄭人文  
盟于魯曰盟夏

者盟會不忘于春秋凡

與霸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

此盟者不魯曰盟夏陳蔡鄭之君或其大夫諱是  
曷為內則沒公外則諸侯與其大夫諱是  
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  
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  
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  
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  
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霸業能制其  
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于楚

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不書其人陳蔡諸侯而  
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  
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  
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  
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  
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  
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公且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  
危惡易見也城人之國罪易  
有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  
業令晝攻其國職文省其典刑夜徹其百工

無使惰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  
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

其亡可立而往矣  
一不逞暇食用成和萬民者文王  
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  
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  
危姦者以早以戒亡而莫覺也而况好上功  
輕民力通於酒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南門也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  
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舉門雉門天子應門  
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  
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費如之何何必改作  
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

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部子來朝音吉五月乙巳西宮音吉鄭人文入滑滑音吉鄭姓國秋齊

盟于廐音吉楚人成伐隨音吉宋為盟主音吉齊上夏大

早秋音吉公會于孟音吉宋地音吉齊魯曹伯音吉齊魯

楚執宋公不以夷狄執中國之君也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

矣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音吉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

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音吉以勇之強晉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

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音吉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仗兵車以

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音吉而縮猶不可恥况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

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音吉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

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

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陳上之盟而孟之  
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冬公伐邾又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  
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魯魯為魯計者拒  
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  
氏代之後你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

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  
伐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忠  
時曾不能申大義以獲荆楚尊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襄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緩書成宋亂者又受

郕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  
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

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  
人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

天王與中國而願與執血要言求楚子以釋  
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也偵其矣故  
書會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  
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  
之意患誤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邾莒須  
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

句雖言晉立公立而不撫鄆而取書取鄆  
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人皞與有濟之祀邾  
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  
句而反其君焉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  
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  
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  
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  
異矣

執之於魯許男 僖滕子宣伐鄭秋八月  
于外陘魯地

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外  
邾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外陘始也魯既敗績  
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

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

冬 敗 朔宋人及楚人成戰于泓水  
鄭楚救之故戰敗宋

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

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

末事有終始順事起

伐齊之喪奉少奪長

有敗績之傷此晉獻

使齊人有殺無虛  
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  
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  
君罪二也曹、不服蓋姑省德無關然後動  
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  
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於盜跖

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凡離母  
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未遺本飾小名妨大德  
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繫不殺而宋公書及  
以深貶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率伐宋襄圍緡宋邑音民  
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  
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患災

齊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

圍新城何以不為敗乎鄭與

相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  
為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  
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妻公卒子成公王臣

二十

立秋楚人子玉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

卒書曰子祀夷也杜預以謂

子祀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

平以文貶之此說長也或曰

以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

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

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

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相

魯弒勝首朝之敗而緡子治其黨也夷不亂

華成公變之敗而緡子存諸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

王出居于鄭襄王也

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

使顏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  
為右富辰諫不聽大叔帶通于隗氏王繼狄  
女顏叔懼狄之然口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  
王適鄭处于汜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  
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  
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睚眦親以  
并外侮而棄德崇好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  
如木之植插也亦復乎王者以天下

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  
國豈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

禍言藉契舟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  
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

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  
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天理之意也

本晉文公定位而後告

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

之因故生而書各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  
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  
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  
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  
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  
人道立者也何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  
滅夔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



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刑雖與狄  
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  
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仕仕為誘  
其守而殺之于外與厲公貪璧焉以易鄰國  
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  
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  
聖人比諸夷狄於滅虜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文公卒子成公鄭立宋  
高伯用天也歸

國 亂湯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  
見 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  
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子玉圍陳納頓子于頓

國 國陳納頓子也納云若不與納也諸侯失國  
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  
魯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  
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  
以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  
矢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矢亥公會衛子文莒慶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莒地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  
及鄆齊地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鄆弗及罪  
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

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言齊師是休其眾以邀魯也其為謀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出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鄒是也鄒者齊地至焉言遠也弗名遷詞也右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憾之兵而米正也故交譏之夏齊人伐我北鄙此齊地也其輔人何自大夫將書人君將書君

大夫將書大夫自將  
書人衛人成伐齊公子送  
內乞師不書書乞  
乞師之屈於夷狄也

齊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

泚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

泚深慮遠慮計安社稷乃乞齊師  
乙而惡自見矣  
子歸魯楚同姓因

有不名者而變何以

獨不名按左氏變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議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自竄于夔以是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中邑公以城之師伐齊取穀  
齊邑公至自伐齊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  
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  
已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險危之  
也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傳卷十三

梅 谿 林 弄 叟 唐 翁 標 註

僖公下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桓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孝公卒弟昭公潘立秋八月乙未葬蔡季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相冬楚人成陳侯葬蔡侯莊鄭伯許男圍宋成楚序諸侯上而併入嫌子楚以伯也十有二月甲戌公

當者七盟五年

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無故樓諸侯以圍之何名也

詩

獨無與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

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成曰曹

此至踐土凡五書晉侯予晉以

聖下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

辨諸侯者譏復怨也春

秋之時戶

復怨則利人土地爾

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誠不伎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瀆之兵亡矣或曰曹衛皆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樓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哥人弗之許也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息須矣何獨不  
忍於曹衛乎再辨諸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也 公子買魯大夫內殺大夫皆書刺

大夫皆書刺

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

謂難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

審其情與眾奔之而專殺

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并

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孟子

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則士可以從今乃殺無罪之士將以苟說於

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午晉侯入曹共執曹伯界宋

楚使戰也

曰者戰文 修上 典序成而不至於是

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

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

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章者未狎晉政莫知所

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

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界宋

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

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若日之禮其

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

仲尼之徒無道相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濟師昭宋師奔師及楚人戰

子玉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城濮在鄧州

楚解人敗也戰而言及王乎是戰者也當此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蒲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又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

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

侯謀其意也荆楚待強憑陵

之爭今又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兵其夜疑左社矣

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

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

利

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

二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

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

楚殺其大夫得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雋楚子入居于申使申

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

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

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

使伯嚭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推西廣東宮

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也子玉從晉

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乘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奔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

去其官以仲尼書鄭奔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

險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

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蠻荆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

公公怨各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眾智不

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考任者惟蒙智自私而心之而重文公之名蓋此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鄭地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

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  
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  
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  
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  
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  
莒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  
子者立以為君也此以聖人深罪晉文報怨  
行私專權

天子與新盟也書盟而  
與斯盟之辭也

非禮也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  
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

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  
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

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  
至有長吏以於不辨被誅民庶以煩勞不  
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

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  
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  
非其所為賊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或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况說原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  
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



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  
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  
立乎其位治及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  
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  
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  
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  
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  
歸則稱復  
戰師持人以  
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  
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  
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  
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款卒

魯公卒子共公朔立秋杞伯姬來莊

昭宋

魯公卒子共公朔立秋杞伯姬來莊

人

鄭伯文陳子共宮子邾子素

詩春秋不以

地也

按左氏晉侯召上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  
君不可以訓故書曰上狩于河陽以尊周  
而全晉也啖助謂以棠禮言之晉侯召君名  
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  
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  
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  
以誠變禮者

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  
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真情順也故  
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  
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  
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  
無獄諸侯不專以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  
元咺稱復也

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  
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為之  
乃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  
伯討也

諸侯送圍許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

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  
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

于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  
之辭也

與諸侯圍許

有疾使其以  
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

恐於是反曹伯夫以  
得國而春秋名之比

於失地滅同姓之罪  
此知聖人嚴於義利

之別以正性命之理甘  
疏行而天下定矣豈

曰小補之哉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志國葛盧介君  
名也  
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子  
虎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以于霍泉洛

陽城內地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忠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也川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子虎是謂不義也卿貶稱人而王子亦

義也  
蒲李反

擊而為雷震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

為疾氣暄靈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電者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五日又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

秋侵齊

見其可攻與否狄間晉言不云乎我狄是膺荆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則已歸無

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死而不去其  
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  
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已衛侯之躬  
無乃有闕蓋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  
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  
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  
殺而後入是志乎殺也兵莫憚於志  
鑽鄒為下  
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

殺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  
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  
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

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  
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  
故  
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

衛侯出 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  
既歸國復有其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  
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  
侯鄭之以恃害我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  
與能不以為異况於戚屬豈有疑問猜忌之  
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奔義有國家者恐  
公族之軌已至網羅誅殺無以底其本根而  
社稷傾覆如六朝昔袁美衛侯始歸而殺叔  
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身蓋之不若而春秋

之惡也故再書其名而為後世以此義有行  
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晉人文秦人皆圍鄭  
成而而去之

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  
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於秦晉而其乎初  
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  
為是與

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  
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

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  
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

侯秦伯敗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動民動眾圍  
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  
舉也而國結驍車兵暴骨原野自此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  
遂如晉

大夫出疆有以一事出而專  
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  
公自魯逆王后皆所以二事出者也公子  
結往賤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  
失則存乎其事关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  
至重而來聘于魯矣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  
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  
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

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狀乎有不特貶絕而罪惡見者一取絕以見罪惡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地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齊

內卜郊

已禮者司

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

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

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孤

韜於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

卷三

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揚子曰

天子之制諸侯庸前即莫差於僭僭莫重於

改

也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

我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

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

勝書者

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

以時或以望或以

生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

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祀宋夏商之後受

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

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

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  
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  
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  
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  
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  
有

不從乃免牲 禮記 諸侯之有郊禘東周之僭禮  
也魯之郊禘亦東周之猶未率以為常庶公始  
不從以 禮記 神 禮記 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

卜而不復則不郊矣故免牲  
猶三望 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  
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  
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  
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  
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  
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  
望止 禮記

而亦祭然非諱 所得為也  
秋七月冬祀伯姬來求婦  
蕩伯姬來道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  
班列書也祀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  
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  
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  
也祀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  
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毋為子求婦猶曰不可

况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

秋圍衛十有二月肅遷于帝丘

帝丘東郡濮陽顯頓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

逐黎侯黎侯寓于衛不能修方伯連帥

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

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

公嚴夷狄封之衛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

其于于帝丘於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

諸夏

不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

狄盟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

者所以報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

事

重耳卒晉文公卒子襄

之哉

公及殺懷公于高梁

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

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彰交好

通憂震若隣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

不以相聞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

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

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

甲

公及殺懷公于高梁

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

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彰交好

通憂震若隣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

不以相聞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

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

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



而書八弗能有其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姜戎姜姓之戎戎子勳支之先也曰秦晉圍鄭之師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短武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

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繼朝志親背惠墨衰經而即

而窮事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負勤民而奔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

謀偷見一時之利微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二虜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

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人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六則夷狄再失則禽獸子而然秦所以立人

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

反秋公子遂帥師伐

按左氏公伐狄取誓妻報外徑之役狄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怒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誓妻有為為也伐狄至于再三念母勸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

以狄取誓妻晉子斯

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邗時人刺之夫  
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已也越禮以  
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  
曾是以爲可乎

晉人襄敗狄于箕箕在太原陽邑縣南冬十  
月公如齊十有二月一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  
寢

左氏曰即安春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  
五君日出而眠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眠大  
夫退夜經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

子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  
以辟寤爲正則一尔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  
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

得正乃如此九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  
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  
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

是故  
以統萬象  
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至  
問社於宰我古者用命賞于祖不用戮于社  
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  
成事不說既往勿咎其自與哀公言乃  
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  
常在賢者必有小正吉大正凶之戒矣其論  
隕霜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

早之意也

晉人襄陳人共鄭人穆伐許傳

春秋傳卷之十三

十五



